

「歷史學家」類比三則

司馬觀

之1. 蠶

歷史學家的工作和蠶一樣。「閱讀」等同於蠶食桑葉，都是為了滋潤自己、茁壯自己。成熟之後，「寫作」就如同春蠶吐絲、作繭自縛。至於「教育」子弟，則似蠶蛾繁育幼蠶一般，再創造更多孜孜於啃食資料、吐露所知、結繭成史的工作者。而只有結合千百的歷史學家的努力成果，人類的歷史的面貌才能勾勒成行，這就彷彿集合了千萬個蠶繭才足以剝繭抽絲、以絲織布、以布裁衣一般，絕非單繭單人、一朝一夕之功。

至於那些滿腹經綸而絕不撰述的歷史學家，則像一隻拚命啃食桑葉卻不吐絲的蠶一樣，對於整個族群而言，其實是一種資源的浪費。相反的，有些讀書甚少、甚至束書不讀的歷史學家則又拚命放言高論、著述不斷。這種人的作品其實可以歸入「小說」的範疇，就像一隻不吃桑葉的蠶，所吐的往往不是真絲而是體液或是黏稠的糞便。一個正常的史學家，其創見總是遠遠少於其所吸收的知識，兩者的比重大約就等於蠶所吐的絲和所啃的桑葉之比吧！

之2.法官

歷史學家的工作和法官也有雷同之處。在法庭中，原告與被告都會力陳其供詞之真實不虛，並指責對方說謊。法官往往不會輕易聽信任一方的說詞，總會要求雙方提供更多的人證、物證，總會反覆詰詢其中疑點，然後才做宣判。對歷史學家而言，這種工作叫做「考證」，只不過，史家不能坐等他人將證據呈獻上堂，也不能去盤詰已死的當事人或證人，其最後的裁斷，更是不具任何強制效用。至於歷史學家的優勢，則是不易受到金錢的誘惑而做出荒謬的判決，因為：不會有死人會為了一樁不關痛癢的「紙上官司」而向活人行賄。

之3.醫生

歷史學家在論斷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以及人類社會盛衰興亡的原因之時，儼然是一個醫生。要替一個人的身體做健康檢查或治療，當然得先聽應診者對其身心狀況的自我描述，甚至是對自己「疾病」病因的判斷。但是，只有康醫才會只根據應診者的口述就寫診斷報告。正常的醫生，會有「望、聞、問、切」，會動用各種儀器和方法進行檢測，並依據其專業知識和經驗，做出「可能性」的推斷。一個盡責的歷史學者也不會盡信前人所留下一些檔案、自傳、墓誌銘、日記、所謂的「史書」以及「正史」。他們自有判斷的準則，至於其他，諸君不妨自行類比。

1994年2月28日

寫於南港